

(台湾) 张晓风 著

一一风荷举

Y i y i f e n g h e j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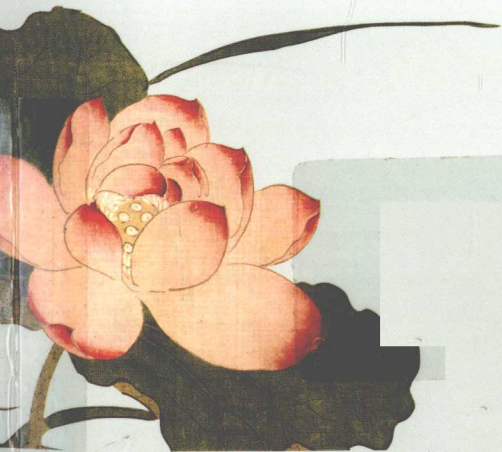
或见或不见，花总在那里。或盈或缺，月总在那里。

不要做一朝的看花人吧，不要做一夕的赏月人吧，

人生在世哪一刻不美好完满？

哪一刹不该顶礼膜拜感激欢欣呢？

作家出版社



或见或不见，花总在那里。

或盈或缺，月总在那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荷举/张晓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63 - 4929 - 1

I. ①—… II. ①张…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1328 号

——风荷举

作 者: 张晓风

责任编辑: 张亚丽 秦 悦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300 千

印张: 12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29 - 1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续——

春日迟达，有一天，闲来无事，打算来找一项资料——

唉！以上的句子中有一句其实是谎言，那就是“闲来无事”，“闲来无事”其实是我的“良性幻想”，这件美好的事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既是谎言，干吗要说？哎，因为古人都是这么说的嘛！

所谓“有一天”，其实是午夜三点。平常，从早晨起床到深夜，我都是一名像机械人一般的家庭主妇，子时以后，我开始做自己的事。但那一天特别，已是凌晨三点，我还在考量新家装置的问题，我依然是一名主妇——

但忽然想及一个问题，这问题以前也想过，只是没有去深入查究，这一天显然也没法深入，已经三点了，难道要彻夜不眠吗？

于是，我稍微查了一下，但五点钟还是去睡了，等以后真的“闲来无事”再说吧！

我所说的这件事，其实相信注意到的人也不少，那就是，中国人特别爱“续集”。说起来，中国命脉长（五千年），主流价值观又稳定，再加上古人不像今人那么“爱自我表现”（台湾人常说成“爱现”），凡事跟着别人走也没什么不可，为别人去“续一续”也挺不错的，何必事事都来标榜什么“自我创意”呢？

所以，譬如说：

有《世说新语》，就有《续世说》。

有《文献通考》，就有《续文献通考》。

依此类推，下面这些书都是“续书”（但限于篇幅不敢多列，且列十四本）：

1. 《续茶经》
2. 《续高僧传》
3. 《续方言》
4. 《续今古奇观》
5. 《续资治通鉴》
6. 《续孟子》
7. 《续西厢》
8. 《续列女传》
9. 《续诗品》
10. 《续画品》
11. 《续皇清经解》
12. 《续近思录》（此续集分别有“汉人版”和“韩人版”，两者不同）
13. 《续博物志》
14. 《续离骚》（其实，这是一本戏剧）

字面上没有“续”，而实际上是续的也很多，例如《西游补》是《西游记》的续集，《隔帘花影》是《金瓶梅》的续集……连张爱玲在少女时期，也居然写过摩登版的现代《红楼梦》，那也是某种续吧？

老中为什么特别爱持续呢？答案是：

老中就是爱持续。

有本古老的近乎奇幻文学的书，叫《海内十洲记》（题为汉代东方朔所作，一般相信是六朝人的伪托。有趣的是古人的伪和今人的伪不同，古人的伪是自己写了作品却安上名人的名字，以求流传。今人的伪是剽窃别人，以求自利）。书中提到在西海凤麟洲有一种用凤嘴加麟角热制成的黏胶，能把一切断裂的重行胶合，连弓弩的弦线断了，也能粘合。《博物志》（晋 张华）更形容汉武帝用此胶续接断弦，然后射了一整天，弓弦仍是好好的，便赐名为“续弦胶”。这样的故事，真令人一思一泫然。啊！让一切崩裂的重合，让一切断绝的重续，这是可能的吗？这果真是可能的吗？我所身属的这个奇怪民族竟是如此渴望续合。神话悄悄道出了整个民族的夙愿，我为那近乎宗教的求永求恒的渴望而泪下。

续续——

低眉信手续续弹
说尽心中无限事

这是白居易的诗《琵琶行》中的句子，写九世纪时某个月夜，江上女子弹琵琶的情事。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但因为一首诗，我至今仍能恍见那夜江心秋月之白，仍能与船上宾客共聆那女子既安静又喧哗的心事。

这首我从十三岁起就深爱的诗，我本以为当年佩服的是白居易的诗才，能在白纸黑字间把音乐的听觉之美缕述无遗，真是大本领。但现在我知道不全然是，我所更爱的是那长安女子把一首曲子倾全力弹好的艺术尊严，这跟她的茶商丈夫有没有跑去景德

镇附近贩茶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就是那天浔阳江上的第一小提琴手，哦，不，第一琵琶手——

然而，“续续弹”又是个怎样的弹法呢？

“继”和“续”原来都是“纟”部的字，和丝和纺织有关系。而这个和女子纺织有关的动作后来竟泛指一切和“永续”有关的事了。当然，反过来说，“断”字也跳离纺织的机杼而和一切的“断绝”有关联了。但，“续”字怎么和音乐挂上因缘的呢？

弹钢琴的人脚踩下踏板，是声音延绵，那叫不叫“续”呢？一音未绝另音已启叫不叫“续”呢？还是指弹弦者内心连贯如山脉千里起伏不断的思绪呢？

但无论如何，“低眉信手续续弹”都该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最好的写照。

低眉，是不张扬，不喧哗。低眉不一定指俯首看乐器而已，但至少这个动作使弹弦者和群众之间有了一点距离，她不再看群众了，因而有了其身为艺人的遗世独立的风姿。这里说的群众其实也是顾客（或消费者），艺术家是不该太讨好观众的，艺术家的眼睛要从群众身上移开，艺术家要低眉看自己的乐器。

信手，是基本功夫的娴熟，她不是努力用手去拨弦才迸出声音来；那声音是因熟极而流，在心而指——指而弦——之间根本已贯为一气了。

续续弹，其实或者也是续续谈，是因为心中有事要说，所以慢慢道来。

——哎，我有点明白了，白居易写的那个半夜在江上弹琵琶的女子不是什么“京城琵琶女”，他写的根本就是一千二百年后的我啊，我才是那个深夜灯下不寐，低眉信手续续写的女子啊！

续续弹本不是大难事，只要意志坚强咬紧牙撑下去就可以，

但麻烦的是，有人在听吗？这一点，我必须感谢上天厚我，正如浔阳江头的那女子，至少有一船的人在听她，在含泪听她。所以她可以一路弹，弹到曲终。

西淌河

在中原的图版上，河流总是浩浩汤汤，向东流去，所谓：

“一江春水向东流——”

可是在台湾这块小岛上却不然，大部分的河都源自纵走的中央山脉，而这号称中央的山，其实是“中间偏右”的。在台湾，许多河都是自东向西而流淌，如浊水溪，但也有少数向东入海的，如秀姑峦溪。

不过，我要说的其实不是那些古代神话中的“地陷东南”的故事，我要说的是另外一条西淌的河水。

在台湾，某些的文化工作者，其实都是西淌的河水，他们努力吸收、努力诠释、努力扬显的，其实正是故国文化。曾经万年亿载河水东流，曾经五千年来文化亦东流，但在台湾的文化之河却西向流注，虽然，它曾经由西土浮槎而来。

台湾还有另一种悲伤的“西淌河”，那是“老一代49移民的西望故乡而不得归的泪水”，这河常悬在他们的目眶之下，三寸长，却长流不息。

所有的河流，东向或西向的，终于都归纳入海，如儒者唐君毅先生所云：“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必相遇。”一切的河，一切的河水，终必在大洋中相遇相逢。

在洋流深处，或者我会遇见

细细想来，或者，我才是那续弦之胶，企图胶住今昔岁月。我也是那低眉信手续续弹的女子，在江头，在月下，竟夕不辍，一弹，弹了五十年。（而你，肯是那临风当窗持杯一听的人吗？）我又是那西淌的河水，冲山撞石，跌跌滚滚，一路奔海而去，而在洋流深处，或者我会遇见泾水、渭水、洛水、漓江、钱塘江、珠江、松花江……

出版社希望我为这本书取一个感性且优美的名字，天哪，这不正是我半生所避之唯恐不及的玩意儿吗？但因懒得争辩，我便去偷了一句宋人周美成的词来用，“一一风荷举”，其实说得顺一点是“风荷一一举”，翻成白话就是“在风中，荷花一朵一朵挺立，且擎举其华美”。我因自己名字中有个“风”字，对风中的荷花也格外觉其十里清馨。世间万物，或如荷花，或如橘柚之花，皆各有其芳香郁烈，而我是那多事的风，把众香气来作四下播扬。

晓风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

是日喜获次孙女

目 录

1 序

选自《地毯的那一端》1966年出版

1 魔季

7 秋天·秋天

选自《愁乡石》1971年出版

12 林木篇

17 愁乡石

21 初绽的诗篇

36 雨之调

39 劫后

选自《晓风散文集》1976年出版

42 替古人担忧

选自《步下红毯之后》1979年出版

46 许士林的独白

53 饮啄篇

62 念你们的名字

67 春之怀古

69 爱情篇

73 地泉（一）

79 地泉（二）

编尔雅《有情天地》一书之序1980年出版

81 万物伙伴

选自《你还没有爱过》1981年出版

87 半局

目
录

选自《再生缘》1982年出版

- 97 月，阙也
100 问名
106 地篇
112 情冢
123 江河
135 交会

选自《三弦》1983年出版

- 147 高处何所有
149 西湖十景
150 遇见
152 千手万指的母亲
155 娇女篇
163 青蚨
164 一握头发
166 想你的时候

选自《我在》1984年出版

- 171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176 第一个月盈之夜
182 年年岁岁年年
187 山海经的悲愿
189 丝绵之为物
192 欲泪的时刻
194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选自《从你美丽的流域》1988年出版

- 198 想要道谢的时刻

目 录

- 200 只因为年轻啊
- 210 星约
- 219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 223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 232 林中杂想
- 240 眼神四则
- 247 动情二章
- 选自《晓风吹起》1989年出版
- 252 魂梦三则
- 选自《玉想》1990年出版
- 259 初心
- 选自《我知道你是谁》1994年出版
- 263 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
- 264 盒子
- 266 盘
- 268 花盆的身世
- 270 一张纸上，如果写的是我的文章
- 272 受苦者的肢体
- 274 顾二娘和欧基芙
- 276 一则关于朝颜的传说
- 278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 280 我知道你是谁
- 286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 选自《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1997年出版
- 289 喂！外太空人，有闲再来坐

目
录

- 292 肖狗与沙虱
295 有谁死了吗?
298 “浮生若梦啊!”他说
300 女子层
302 六桥
305 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
307 小鸟报恩记

选自《你的侧影好美》1997年出版

- 309 回头觉
311 鸟巢蕨，什么时候该丢?
313 我捡到了一个小孩!
315 一只玉羊
317 “你的侧影好美!”
319 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321 炎凉
323 圆桌上的亲情构图
325 圈圈叉圈法

选自《星星都已经到齐了》2003年出版

- 327 “你欠我一个故事!”
333 尘缘
344 秋千上的女子
352 请不要对我说欢迎
357 开卷和掩卷
364 春水初漾的身体

魔 季

蓝天打了蜡，在这样的春天。在这样的春天，小树叶儿也都上了釉彩。世界，忽然显得明朗了。

我沿着草坡往山上走，春草已经长得很浓了。唉，春天老是这样的，一开头，总惯于把自己藏在峭寒和细雨的后面，等真正一揭了纱，却又谦逊地为我们延来了长夏。

山容已经不再是去秋的清瘦了，那白绒绒的芦花海也都退潮了。相思树是墨绿的，荷叶桐是浅绿的，新生的竹子是翠绿的，刚冒尖儿的小草是黄绿的。还是那些老树的苍绿以及藤萝植物的嫩绿，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一山。我慢慢走着，我走在绿之上，我走在绿之间，我走在绿之下。绿在我里，我在绿里。

阳光的酒调得很淡，却很醇，浅浅地斟在每一个杯形的小野花里。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君王要举行野宴？何必把每个角落都布置得这样豪华雅致呢？让走过的人都不免自觉寒酸了。

那片大树下的厚毡是我们坐过的，在那年春天。今天我走过的时候，它的柔软仍似当年，它的鲜绿仍似当年，甚至连织在上面的小野花也都娇美如昔。啊，春天，那甜甜的记忆又回到我的心头来了——其实不是回来，它一直存在着的！我禁不住怯怯地坐下，喜悦的潮音低低地回响着。

清风在细叶间穿梭，跟着他一起穿梭的还有蝴蝶。啊，不快乐真是不合理的——在春风这样的旋律里。所有柔嫩的枝叶都被邀舞了，窸窣地响起一片搭虎绸和细纱相擦的衣裙声。四月是音乐季呢！（我们有多久不闻丝竹的声音了？）宽广的音乐台上，响着甜美渺远的木箫，古典的七弦琴以及琮琤然的小银铃，合奏

着繁富而又和谐的曲调。

我们已把窗外的世界遗忘得太久了，我们总喜欢过着四面混凝土的生活。我们久已不能像那些溪畔草地上执竿的牧羊人以及他们仅避风雨的帐篷。我们同样也久已不能想像那些在垄亩间荷锄的庄稼人以及他们只足容膝的茅屋。我们不知道脚心触到青草时的恬适，我们不晓得鼻腔遇到花香时的兴奋。真的，我们是怎么会痴骏得那么厉害的！

那边，清澈的山涧流着，许多浅紫、嫩黄的花瓣上下飘浮，像什么呢？我似乎曾经想画过这样一张画——只是，我为什么如此想画呢？是不是因为我的心底也正流着这样一带涧水呢？是不是由于那其中也正轻搅着一些美丽虚幻的往事和梦境呢？啊，我是怎样珍惜着这些花瓣啊，我是多么想掬起一把来作为今早的晨餐啊！

忽然，走来一个小女孩。如果不是我看过她，在这样薄雾未散尽、阳光诡譎闪烁的时分，我真要把她当作一个小精灵呢！她慢慢地走着，好一个小山居者，连步履也都出奇地舒缓了。她有一种天生的属于山野的纯朴气质，使人不自己地想逗她说几句话。

“你怎么不上学呢？凯凯。”

“老师说，今天不上学，”她慢条斯理地说，“老师说，今天是春天，不用上学。”

啊，春天！噢！我想她说的该是春假，但这又是多么美的语误啊！春天我们该到另一所学校去念书的。去念一册册的山，一行行的水。去速记风的演讲，又计数骤云的变化。真的，我们的学校少开了许多的学分，少聘了许多的教授。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我们还有太多应该效法的。真的呢，春天绝不该想鸡兔同笼，春天也不该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语，春天更不该收集越

南情势的资料卡。春天春天，春天来的时候我们真该学一学鸟儿，站在最高的枝桠上，抖开翅膀来，晒晒我们潮湿已久的羽毛。

那小小的红衣山居者很好奇地望着我，稍微带着一些打趣的神情。

我想跟她说些话，却又不知道谈讲些什么。终于没有说——我想所有我能教她的，大概春天都已经教过她了。

慢慢地。她俯下身去，探手入溪。花瓣便从她的指间闲散地流开去。她的颊边忽然漾开一种奇异的微笑，简单的、欢欣的却又是不可捉摸的笑。我又忍不住叫了她一声——我实在仍然怀疑她是笔记小说里的青衣小童。（也许她穿旧了那袭青衣，偶然换上这件红的吧！）我轻轻地摸着她头上的蝴蝶结。

“凯凯。”

“嗯？”

“你在干什么？”

“我，”她踌躇了一下，茫然地说，“我没干什么呀！”

多色的花瓣仍然在多声的涧水中淌过，在她肥肥白白的小手旁边乱旋。忽然，她把手一握，小拳头里握着几片花瓣。她高兴地站起身来，将花瓣小小红裙里一兜，便哼着不成腔的调儿走开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了一下，她是谁呢？是小凯凯吗？还是春花的精灵呢？抑或，是多年前那个我自己的重现呢？在江南的那个环山的小城里，不也住过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吗？在春天的时候她不是也爱坐在矮矮的断墙上，望着远远的蓝天而沉思吗？她不是也爱去采花吗？爬在树上，弄得满头满脸的都是乱扑扑的桃花瓣儿。等回到家，又总被母亲从衣领里抖出一大把柔柔嫩嫩的粉红。她不是也爱水吗？她不是一直梦想着要钓一尾金色

的鱼吗？（可是从来不懂得要用钓钩和钓饵。）每次从学校回来，就到池边去张望那根细细的竹竿。俯下身去，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张又圆又憨的小脸。啊，那个孩子呢？那个躺在小溪边打滚、直揉得小裙子上全是草汁的孩子呢？她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在那边，那一带疏疏的树荫里，几只毛茸茸的小羊在啃草，较大的那只母羊很安详地躺着。我站得很远，心里想着如果能摸摸那羊毛该多么好。它们吃着、嬉戏着、笨拙地上下跳跃着。啊，春天，什么都是活泼的，都是喜洋洋的，都是嫩嫩的，都是茸茸的，都是叫人喜欢得不知怎么是好的。

稍往前走几步，慢慢进入一带浓烈的花香。暖融融的空气里加调上这样的花香真是很醉人的。我走过去，在那很陡的斜坡上，不知什么人种了一株栀子花。树很矮，花却开得极璀璨，白莹莹的一片，连树叶都几乎被遮光了。像一列可以采摘的六角形星子，闪烁着清浅的眼波。这样小小的一棵树，我想，她是拼却了怎样的气力才绽出这样的一树春华呢？四下里很静，连春风都被甜得腻住了——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站了很久，哦，我莫不是也被腻住了吧！

乍酱草软软地在地上摊开，浑朴、茂盛，那气势竟把整个山顶压住了。那种愉快的水红色，映得我的脸都不自觉地热起来了！

山下，小溪蜿蜒。从高处俯视下去，阳光的小镜子在溪面上打着明晃晃的信号。啊，春天多叫人迷惘啊！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谁负责管理这最初的一季呢？他想来应该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了，当他的魔术棒一招，整个地球便美妙地缩小了，缩成一束花球，缩成一方小小的音乐匣子。他把色与光给了世界，把爱与笑给了人类。啊，春天，这样的魔术季！

小溪比冬天涨高了，远远看去，那个负薪者正慢慢地涉溪而